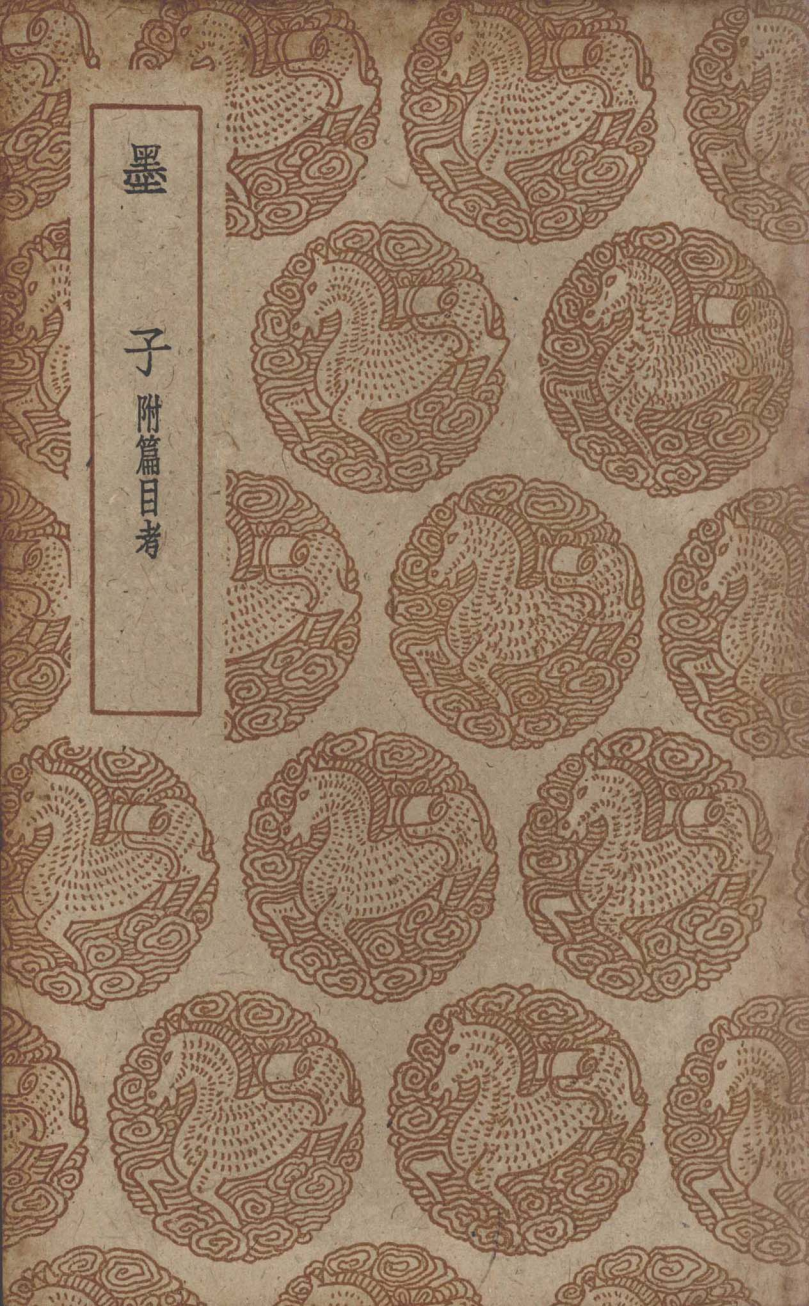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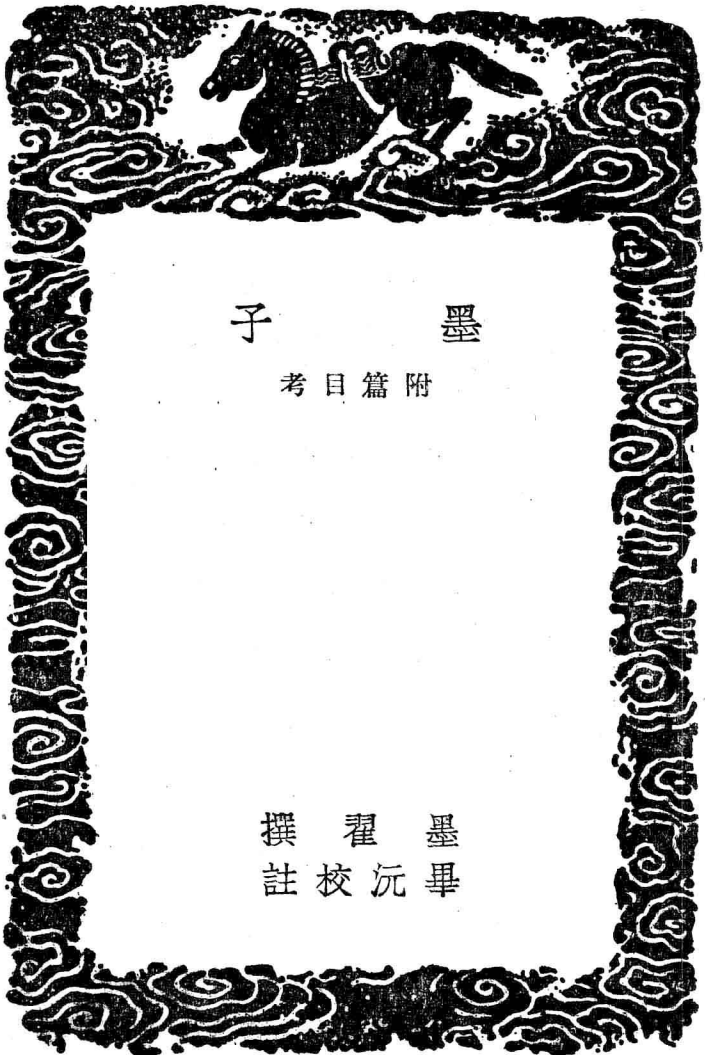


墨

子 附篇目考





墨 子

附 篇 目 考

墨 翟 撰
畢 沅 校 註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子 墨

附篇目考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墨

翟

撰

畢

沅梭

註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探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弼、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

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數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子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

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余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胼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愛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

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

禮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倞

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予

說苑作干華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

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脛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卽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

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

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口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苟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衝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

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卷之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
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
畢沅校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尙攝中國之賢君，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据上文增。究其情，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維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偏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禮記云：言容路路，鄭

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暗。宋齊謂兒泣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遠臣則喑。與噤音義同。史記。劄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裴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鎰。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獬之獬。近淺者速竭。境垺者境垺。當爲礎礪。礪石也。見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境垺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玉篇云。惡。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忤也。玉篇云。忤。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強。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義。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

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墮。字當爲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不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未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陶臯。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